

## 第一節、研究所發展困境因應議題

教育向來為政府與民間所重視，即使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對教育經費的投入也維持穩定的比例。近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蓬勃發展，無論在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或是在學學生的人數均有快速的成長，截至八十八學年度止，我國高等教育機構之學生數已達 994,283 人，其中，研究生有 67,233 人，大學生 470,030 人，而專科生則占 457,020 人。由表中可以看出，近十年來，我國研究所的設立以及在學學生人數均已最快的速度（243%）成長。截至八十八學年度止，我國的研究所已達 1,136 所，研究生共達 67,233 人，其中，博士生有 12,253 人，而碩士生更高達 54,980 人，以八十八學年度為例，各級研究所中，共有 1,307 名博士，15,016 名碩士完成學業，進入社會服務。而此一數字未來還會以兩位數字的成長率持續增加。顯然，博、碩士教育的普及化已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表 9、高等教育階段學校數、教師數、學生數

學年	學校數			教師數			學生數		
	專科學校	獨立學院	大學	專科學校	獨立學院	大學	專科學校	大學本科	研究所
七八	75	20	21	11,624	3,095	10,862	293,204	222,311	19,549
七九	75	25	21	12,409	3,780	11,390	315,169	239,082	22,372
八十	73	29	21	12,620	4,905	11,919	332,127	253,462	26,787
八一	74	29	21	13,639	5,155	12,636	348,803	273,088	31,271
八二	74	30	21	14,607	5,554	13,231	367,373	285,982	35,830
八三	72	35	23	15,125	5,991	14,047	378,860	302,093	39,227
八四	74	36	24	15,442	6,592	14,314	394,751	314,499	42,097
八五	70	43	24	14,717	8,502	14,560	412,837	337,837	44,873
八六	61	40	38	12,243	8,464	18,099	433,865	373,702	48,619
八七	53	45	39	11,427	10,125	18,597	452,346	409,705	53,870
八八	36	61	44	7,205	20,449	14,295	457,020	470,030	67,233
七八學年 =100	-0.5	205.0	109.5	-0.4	560.7	31.6	55.9	111.4	243.9

資料來源：整理自教育部（2000）中華民國教育統計指標。

研究所數量之擴張，固然表示學術研究愈來愈受到各界的重視。但是，研究所快速擴張的背後，也隱含了若干危機與困境，其中又隨專業學群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李伯岳教授（民 89）就整體社會科學的發展提出當前研究所的困境為：

1. 社會學科定位不明：社會學科領域之學習者不乏以社會科學自視所學領域。如以實證主義效度與信度之基礎言之，社會學科之諸多主題如政治學、法律學、社會學、行政學等，在其論據觀點之形成過程中無法藉實證主義下之研究方法而建立其立論者彼彼皆是。因此是否可將社會學科視之為實證主義下所定義之科學實大有疑問。反之，以實證主義下之科學定義來評斷社會學科之價值，亦有張冠李戴之誤。社會學科具有高度價值色彩，社會學科所觀察最主要主體之萬物之靈，其物理、生理、心理及精神面之互動，無論是單一個體或是更加複雜之人我互動及群體連動或衝突迄今無法獲至定論，更遑論為未來世世代代尚未出生之人類（目前無法觀察）提早下定結論。因此以實證主義下之科學觀點來局限社會學科之內涵，範疇及方法，實有方法誤置之嫌。此一問題如不予辯證澄清，將會扭曲社會學科之研究方向與定位，大專學校內之社會學科各研究系所受此外在環境之影響，如未能適切因應並發揮撥雲見日中流砥柱之功效，社會學科之發展自然前途甚慮。

2. 邊陲定位的思維心態：知識的取得與知識的運用雖不必然受實證主義的限制，但卻不能忽略所當具備的因果關係。研究台灣問題自然應以台灣之社會現象為一手之研究素材，而從台灣社會的特質中來探討適切的研究方法，務實的研究主題，合宜的論證思維藉以獲致有血有肉的研究結論。欲達此一目標除研究人員之持續努力外，亦需有主、客觀條件之相配合。主觀條件在於研究人員所採納之理論基礎。1950 年代以來西方列強挾其自然科學及國力之強勢，亦將其示社會學科領域之研究，以文化殖民之方式入注發展中國家或未開發國家。在此歷史潮流之衝擊下，台灣之社會學科之理論，充斥者與實證主義立場不相容之外來理論，本土之社會學科學者，反而將之稱為「科學依據」者不乏其人，實在令人啼

笑皆非。此種現象或可將之稱為「虛偽的科學客觀主義」。反之，本土社會學科領域在中華文化潛移默化之影響下，在超認知之上形成了以「道德教條」取代「社會常態之觀察」的反實證傾向。社會學者以道德為立論基礎批判社會現狀者彼彼皆是，影響所及不但無法在合理的基礎上解決社會問題，反而使傳統之價值體系無法說服人心，造成人心惶惶，社會動盪的結果。此種研究態度或可稱之為「虛偽的道德客觀主義」在外來的「虛偽的科學客觀主義」的夾擊之下，本土的社會現象及其原因與改善社會問題的實用方法未能受到適當的重視，故使社會學科淪於邊陲地位。使社會學科淪於邊陲地位的客觀原因在於傳統之威權體制不樂於見到社會學科發展。任何學科如涉及長期、普遍或深入之研究勢必需要資源。

歷年來政府用於社會學科研究之投資如與自然科學之研究投資相比相去不可道以里計。政府之本意或許不在於建立本土性之社會學科；而在於爭取社會學科學者之支持。自然科學研究之主體雖未必容易，但何以數百年來未見自然科學領域學者以集體智慧之成果，宣稱對社會學科之領域之主題獲得重大突破。以整體而論自然學科之學者避談社會學科之問題，究竟是「能力」考量，還是「偏好」選擇，實值得推量。於此並無貶低自然科學之意，目的僅在說明社會學科之研究素材以「人」為主體，研究難度恐不亞於自然科學，但在研究經費上卻遠不及自然科學，故無法累積具規模之本土性社會學科之理論，自然也不足為奇。在此主、客觀環境的限制下，大學院校之社會學科研究所發展困境恐更甚於自然學科。

楊深坑（民 89）從整體角度來看研究所的發展，發現並指出當前研究所發展的困境：

1. 目標與定位的模糊；
2. 招生制度僵化；
3. 增設研究所的標準與社會脫節；
4. 研究所人員編制與經費編列不符實際需要；
5. 校際資源整合不夠；

張玉山教授（民 89）提出下列各項因素造成研究所的發展的困境：

1. 人口結構的改變，與學生不足的隱憂。
2. 高等教育機構擴張過度，政府之教科文經費不足以支持各項研究之需求。
3. 數位化科技的進步與研究所競爭的國際化。
4. 研究課題與社會之互動有待進一步加強。
5. 企業大學與其他研究機構的競爭。

薛天棟（民 89）由經濟學角度分析當前研究所發展的困境，其指出評判準則有三：即規模經濟準則，最起碼努力準則，和創新預見準則。第一準則指的是，研究所的規模必需大到一個程度，使其研究效益可達到最起碼可接受的標準，否則，不設也罷了。第二準則說明，研究所必須具備最起碼的本身裝備條件和其他客觀環境。前者實際效果反應在研究課題的深度化和持續性；後者即為與之配套的相關環境的縝密維繫，其實際效果反應在研究課題的廣度化和周延性。如說前者是研究課題可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後者則為充分條件，因為有了後者的配合方能滿足前者的不足之處。他進一步指出沒有最起碼的設備條件和環境，研究所不設也罷了，因為達不到創新的預期成果。這就涉及創新預見的準則了。依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說法，有了周詳的規劃和分析，以及滿足計劃執行的條件和環境，研究課題的創新成果是可預見的。

因此，若一個研究所對創新沒有把握，照樣，不設也罷了。依據這些準則再來觀察台灣國內的研究所的情形。我們發現，台灣盛行一窩蜂的作法，你來一個，我也來一個。而絕大多數研究所規模都是小而全的格局，且其設備均不符合最起碼努力的條件。因此，能在創新的作為上突出者，寥寥無幾。創新的深層意義不是件數的數量問題，而是其影響面的寬闊高深的質量問題。楊深坑（民 89）就因應之道提出：

1. 探索新知或開發實用性新技術，各研究所應有自己清楚的定位。
2. 多元的研究所入學管道。
3. 公立大學研究所之增設，政府應審慎評估，作通盤考量。

4. 研究人員的經費編制應彈性化，並考慮系所之間的整合。
5. 鼓勵校際合作，發展各校特色。

薛天棟（民 89）指出其因應之道只有自助和他助兩途。自助指的是要有自知之明。如果當事人不分皂白，設了再說，反正人家有，我們也要有，則其落入沉浮陷阱而不能提高水準與品質自不用贅言。如不急于一時，沒條件的要先創造條件，一旦具備了再設立研究所，則可以發展漸趨穩定與成熟。他助，指的是政府從上級管理者立場，對那些滿足條件，或準滿足條件的研究所助一臂之力，讓他們能夠過關。政府援手的方法很多，包括資助、獎勵，和無息貸款等等。除此兩途，可能還有一途即自助和他助的結合。例如，聯合其他校、院、機關單位的研究所，大家攜手合作，一起研發某些課題也是可行之道。